

斜杠“驴友”、知识博主、旅游规划师……走近人文地理大家王士性—— 徐霞客的偶像，为何沉寂四百年

■ 本报记者 赵静
共享联盟·临海 卢靖瑜

临海中山三元宫旁，一株树龄逾六百年的香樟静默伫立，虬枝遒劲有力，恣意向天空伸展。有位少年曾在此读书、乘凉、望云，晚年归隐后，他又在故里筑起“白鸥庄”，遍植清荷。他，便是以游立言、以志传世，被徐霞客尊称为“王十岳”的人文地理大家——王士性。

王士性于1547年生于临海，一生好游历，也勤于著述，《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三部地理学专著尤为学界推崇。他和徐霞客是明代晚期中国地理学的“双子星”，前者求索人文，后者叩问自然。中国历史地理学主要奠基人之一谭其骧评价王徐二人：“伯仲之间”，“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徐胜于王；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角度看，王胜于徐”。

可同为中国的地理学大家，王士性在后世的知名度远不如徐霞客。这位徐霞客的偶像，为何沉寂了四百年？

宦游中的“活人感”

惊蛰刚过，临海白水洋镇水晶坦村一片山林深处，薄雾笼罩，王士性的墓就在这里。

临海王士性研究会副秘书长林大岳望向四周青山，感叹道：“他一生性好山水，如今以青山为屏，林木为帐，倒也合了他一生所向。”

明中后期，“游风”炽盛，“走出去见天地，论山水叙万物”成为文人士大夫间最潮的事情。王士性少负才学，无书不读，自小便立下“足

迹欲遍五岳”的宏志。30岁那年，王士性二度进京赴考中了进士，出任今河南确山县令，从此开启了二十余年“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的宦游人生。

想理解王士性的“游”，要从临海王氏故居门口的一条“十伞巷”说起。

王氏一门出了五位进士，为官时，他们深受百姓爱戴，离任时，百姓纷纷送上“万民伞”。民间流传着王家藏有十把万民伞的说法，“十伞巷”也因此得名。

深受百姓爱戴，必然与其体察民情分不开。可见王士性之“游”，并不是风花雪月的“打卡”，而是心怀天下的求索。

王士性一生足迹遍及明代两京十二省，仅缺福建。每到一地，他必细察民生，以求兴利除弊。临江河，便记录商道路线、贸易往来；登高山，则分析地理与经济的关联；走街巷，就打探特产与风土人情。

读王士性的著作，能清晰感受到他身上的“活人感”。他的笔下保存了大量鲜活的社会风俗。比如：广东人爱嚼槟榔夹着葵叶，无论何时何地、身份高低，几乎人人皆食；河南民间有“结会”互助的风俗，聚资救济破产乡邻，或积存“份子钱”以备婚丧急用；山西人爱挖地窖，既储粮蔬，又避暑躲战乱，后来渐渐连成地道，甚至有人挖着挖着，竟通到别家屋下；湖南永州男子穿长袍下摆曳地，女子裙裤却只到膝盖，当地衙门差役、轿夫、驿使乃至车马驾驭者多为女子担任……

这些在正史中难得一见的鲜活资料，被王士性悉数写入了《广志绎》，书名意为“广博地记录我所看到的各种现象与知识”。

难能可贵的是，王士性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孤高旅者，还是位深藏不露、知情知趣的“生活鉴赏家”，堪称明代版的美食顾问与民俗学者。

他品茶，评虎丘天池茶“今为海内第一”，



临海市博物馆王士性雕像。

林大岳 摄

此言成为该茶数百年不衰的金名片；写荔枝“色如赤弹，肉如团玉”，还细腻分辨福建产更甜，广东产微酸；就连台州大黄鱼俗称“鲞”，他也不忘考据一番。“鲞”字是吴王阖闾所造，当年吴王吃了大黄鱼感觉鲜美无比，所以用“美”字头……

不少人将徐霞客与王士性并称为明代的“两大驴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前者酷爱穷游与探险；后者则是将爱好融入工作，在旅途中完成对人文与经济的观察。“他在任时，被誉为‘中州良吏第一’，离不开这种扎实的‘田野调查’。”林大岳说。

一部“人文社科纪录片”

如果说徐霞客像在拍“自然探险真人秀”，情节跌宕、自带流量；那么王士性就像一位“知识博主”，他的著作中常有一些超前的思想在闪光。

在台州市博物馆三楼的“大地情怀”民俗厅，展览以“山、海、泽”为脉络，铺陈出台州的地理文化肌理。“提炼出这样独

到‘策展理念’的人，正是王士性。”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朱海滨说。

通过细致的观察，王士性将浙江分为浙北、浙西和浙东地区，根据地形地势的特点，划分为平原水乡、丘陵山区和滨海区，精辟地论述了地理环境对生活于其间的居民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世界地理环境划分为高地、平原、滨海三类，例如以中国、印度、埃及为代表的平原居民，以农耕为业；以欧洲为代表的滨海居民，面临大海的威胁，既有海盜式的掠夺，也从事商业活动。”朱海滨教授说，黑格尔的这一论述比王士性晚了两百多年。两位东西方的思想者，在迥异的时空下，对“人地关系”产生了不约而同的思考。

从风俗文化角度，王士性更进一步提炼出“浙东朴、浙西奢、浙南悍”的精辟结论。后世鲁迅先生评说方孝孺和柔石身上都带有“台州式的硬气”，回看王士

性观察浙东“尚古淳朴风，重节概”，一点不差。

中国古代有不少杰出的“旅行家”，如司马迁、玄奘、丘处机……其中，徐霞客比王士性小40岁，是他的“迷弟”。因为王士性两登五岳，徐霞客特地为他取了专属昵称“王十岳”。

可同为明代的地理学巨擘，为何徐霞客火出了圈，王士性则少有人问津？

答案或许藏在笔墨里。一方面，与徐霞客的散文游记不同，王士性的著作更像一部沉静深邃的“人文社科纪录片”，用现代的话来说，有阅读门槛。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谭其骧、周振鹤等史学家拨开迷雾，他的学术光芒才重新显现。

另一方面，也与其“独特”有关。“王士性在明朝其实备受推崇，但到了清代，考据学成为主流，他的思想多为原创，既无传统经典支撑，也无学术权威来历，于是被视作‘空谈之学’，被归入笔记小说之流，从此被轻视。”林大岳认为，这恰恰反映出王士性思想的原创性与超越时代的独立性。

为文旅开张高级的古方

王士性不仅在看风景，更在“设计”风景。

在《游武林湖山六记》中，他细腻地品鉴了西湖“宜晴、宜雨、宜雪、宜月”的千般韵致。在“重农抑商”观念浓厚的明代，作为封建士大夫，他指出西湖旅游业是本地百姓的生计来源，极具价值。

雁荡山奇崛，众人多从自然的角度阐释奇峰的成因，王士性则从美学的角度，发现了雁荡山夜色之美。

在《游雁宕记》中，他层层递进地勾画出夜游的意境：初入山间，攀登时，举头看奇峰石影；待至月悬东南，繁星密布，屏息

赏险峻山势；及至深夜推窗，但见“夜色如霜雪，诸峰相向立，俨然如数老翁絮语”。这“夜宿灵峰观星月”的意境，恰是当下备受推崇的“沉浸式夜游经济”。

去年，雁荡山灵峰夜游项目焕新登场，仿佛是王士性昔日“神预言”的遥远回响。游客自踏入景区，便步入一条可交互的光影长廊，“谢灵运”于谢公岭悄然显影，“李白”在果盒亭挥毫剑，“徐霞客”执灯探幽……至此，游人不再是风景的旁观者，而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如今，当文旅融合从“看风景”转向“品文化”，王士性的思想与足迹，恰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创意宝库”，为当代旅游提供了一份高级的古方。

在台州府城墙，他曾豪情满怀地写下“两浙十一郡城池，唯吾台最据险”；在春雨曼妙的中山，他提笔赞美“孤亭地拥双峰起，绝壑天开万井春”……你会发现，王士性不光是书本中的名字，他还藏在城墙砖石的纹理里，藏在王氏故居的家风中，藏在这座城市的文脉里，触手可及。

“旅游之道，从来不止于看山看水，归根结底，是看人。”朱海滨感慨，“是去亲历别样的人情风俗，尝一口‘此地独有，他处难寻’的滋味，是身脱樊笼、心归旷野，与一方水土上生长出的观念与思想奇妙碰撞，引发内心的触动，这便是我们今日所追寻的深度游。而王士性，恰恰是洞察人心、体悟人文的行家。老祖宗的智慧博大精深，当我们厘清他在地理学与旅游学史上的坐标，深入挖掘，让这份古老的智慧‘活’起来，融入当下的城乡建设与文化旅游，那打开的，便是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天地。”

四百多年后，王士性笔下的山水菁华未老；他曾倾注一生的热情与智慧书写的那份“人文中国”，正在书写下一段风华。

王士性游台州府城墙(绘图)。临海市委宣传部提供

新大众文艺地图

从图书编辑到文化博主，她用才华圈粉百万

“眉的说”钱丛：热爱可穿越媒介更迭

■ 本报记者 汪文羽

在出版社干了16年图书编辑的钱丛，在互联网中有一个更知名的身份——短视频账号“眉的说”的主理人。“眉”出自“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是钱丛最喜欢的一个中华传统文化意象。她还玩了个谐音梗：“希望‘眉的说’，好到‘没的说’。”

谁也没想到，这个4年前在人前发言都会紧张到攥紧拳头的姑娘，如今成了“百万网红”。在刷视频都恨不得两倍速的互联网上，“眉的说”有些另类——视频动辄四五分钟，有的甚至长达十五分钟；没有夸张的表演，也不靠段子取胜，而是从独特的角度，讲诗词、谈古人、拆解文化现象。

可正是这份“慢”，让“眉的说”在全网圈粉超过500万，“二十四节气”系列视频的总传播量更是突破2亿。许多网友说她是才女兼美女，她的回应是：“坚持比天赋更重要，韧性是最大的才华。”

让“阳春白雪”鲜活可感

在杭州运河边的一个茶馆二楼，钱丛推开木窗，按下手机上的录制键，对着镜头侃侃而谈。

这是“眉的说”视频里的经典机位：桌上是一盏清茶，窗外是铃铃亭，周围的枝丫随四季更迭——夏日浓荫叠翠，冬日疏枝枯影，和文化故事一起，被她收进镜头里。

“我一般趁午休时过来拍摄，一条视频拍三遍，半小时就能搞定。”钱丛一边和我们聊自己的拍摄日常，一边从帆布袋里拿出一罐蓬蓬粉，对着刘海轻轻拍了拍。

2022年8月，一个偶然的契机，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当图书编辑的钱丛一脚踏进短视频领域，开启了一场“传统文化

创新表达”的新探索。多年的编辑功底，帮助她把“编辑思维”带入短视频文案里。她擅长把热点转化为文化养分，更擅长用自己的个人体验和情绪化表达，让“阳春白雪”变得鲜活可感。

2022年10月的一天，钱丛发布了一条关于路遥的视频。她没有讲大家熟悉的《平凡的世界》，反而从丈夫、父亲的角度，还原了生活中的路遥。一夜之间，这条视频的浏览量从500攀升到300万，评论区里挤满了网友的共鸣和感慨。她盯着屏幕疯涨的数字，眼睛闪烁着光亮，心里暗暗有了底——“眉的说”的视频，不能走“百科式科普”的老路，而需要一套贴近网友的文化解读法。

比如在《李白只在第六重，你能体会到哪一重？》这条视频中，钱丛将古诗词中的相思划分为九重境界。从入“眉”、入“心”到入“恨”、入“梦”，层层递进，她让观众在熟悉的主题中感受到新意。

她还把文化名人放回具体的生活场景中，聊聊他们的“朋友圈”和“感情线”，比如苏轼和欧阳修的神仙情谊，还有李清照的人生起落……

“二十四节气”系列短视频，更是“眉的说”的爆款。立春读“柳色早黄浅，水文新绿微”，大雪吟“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她尝试将诗句重新编排，使文案既贴合节气意境，又适宜传播。如今，该系列的总传播量已超过2亿，甚至吸引了其他出版社的关注，希望将内容转化为图书出版。

打开文学“赛博天地”

视频里的“眉的说”，温婉从容。但我们进一步了解就会发现，她的心底，藏着一片辽阔的西北大地。

20多年前，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从家乡安徽安庆来到青海师范大学修读中文专业，第一次系统性地接触大量诗



正在录制短视频作品的钱丛。

本报记者 姚康康 摄

歌。毕业后，她又在青海工作了3年。文学的DNA在那段岁月里悄然融入她的生命底色。

钱丛的QQ空间里躺着一张珍贵的合照。照片中的她，24岁，眉眼间还带着几分青涩，站在她身旁的，是布鲁塞尔文学奖得主、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那时，钱丛正在青海人民出版社工作，因负责编辑、出版阿多尼斯的诗集《我们身上爱的森林》，她有幸接待诗人来访。

如果说青海是钱丛的文学故乡，那杭州则为钱丛打开更广阔的文学“赛博天地”。从早年在笔记本上默默写诗，到后来做短视频主理人，钱丛对文学、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始终未变。而在青海学习工作的人生体验，也令这个看起来温温柔柔的女子，说出的内容别有一番风味。

钱丛曾经做过一期关于李娟的解读。一段3分15秒的视频，为李娟的散文集《阿勒泰的角落》“带货”7000册。

这个成绩，让在传统出版业耕耘十多年的她备受鼓舞。

“我对李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钱丛笑着和我们分享，“她的文字太俏皮了，明明写的是艰苦的生活环境，却能让人看了捧腹大笑，越读越有滋味。”

《阿勒泰的角落》里有一段细节：李娟坐着摩托车穿越戈壁滩，中途休息的时候，对着车上的后视镜看了一眼，吓了一大跳——发现自己少了两颗门牙！再定睛一看，原来是门牙被风沙“吹”成了黑色的。看到这个片段，钱丛就想起了自己的经历。大四那年，她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支教，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冬天，她跟着当地人去草原上捡牛粪烧火，结果捡来的湿牛粪怎么也点不着，最后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得烘干了才能点着。

正因为有这样深切的记忆和共鸣，钱丛做书籍的视频时不会干巴巴地罗列章节。她精准抓住现代人的焦虑情绪，

把书中的开阔自然，和现实生活的压力做对比，一句“去吹一吹，阿勒泰的风”，戳中了无数人的心。

触发跨界的隐藏副本

短视频不仅让钱丛的文化传播之路越走越宽阔，更触发了一个“隐藏副本”，让她跳出原有的行业框架。

过去，她的工作半径多围绕作家、编辑和出版前辈；成为“眉的说”后，各行各业的人“顺着网线”朝她走来，让她的世界变得更加立体丰富。

因为多次解读苏东坡，她被苏东坡老家四川眉山聘为东坡文化推荐官，受邀为当地文化宣传助力；因为钟爱山西古建筑，她每年都会回到曾经工作过3年的山西，探访应县木塔、云冈石窟，在拍摄古建相关短视频的过程中，还结识了一群同样关注文物保护的朋友。

短视频创作不仅为她打造了一张个人名片，还滋养了她的出版主业。最近，钱丛约上了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南老师等名家的图书稿件。钱丛坦言：“换在几年前，我仅凭自己的一腔热情去和名家约稿，成功率肯定不高。”

内容出圈后，钱丛收获了很多温暖的反馈：有粉丝留言说“开车时带孩子听，洗漱时也跟着学”，还有小学语文老师将她的视频用作课堂素材。这些认可，让她更清楚地感知到这份坚持的价值。

如今的钱丛，依然在编辑工作与短视频创作之间忙碌奔波，日程被切割得细密而紧凑，她自嘲是个“精准的时间管理大师”，却乐此不疲。

“短视频让我这样普通人有了发光发热的机会，也让我看到，传统文化从来不过时，只要方式得当，它始终能够穿越媒介的更迭，抵达生活日常，被更多人认真对待和热爱。”钱丛笑着说。

新艺评

做文化的引渡者

■ 夏烈

从纸质图书全盛期走过来的我们，有时会怅然于愈来愈靠网络流量带动的图书生态。人们穿行于丰盛的视听产品，裂变出“赛博人格”，媒介是确凿无疑地跃迁了，可安静且缓慢的阅读与思考——哪怕是其情态之美感，仿佛已成古典。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务实的业生生存，还是内容与新媒体融合的可能性、创造性，都理应成为勇敢探索、踏实践行的方向。于是，“眉的说”成为一次出版与短视频成功的交融。

“眉的说”和钱丛，同一又分殊。它是她，兼具“赛博”真实和物理真实；她又远不止是它。它为她打开了一扇过去15年作为图书编辑不曾料想、也并非必要的自我表达的窗户，让钱丛自幕后走到了屏幕前，也让她从编辑者走向了创作者——这种创作，今天恰好被命名为新大众文艺。

一切因此都有了奇妙的转化。钱丛毕业于中文专业，熟悉并热爱当代诗歌，这些被隐匿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美德后的个人素养，因时代、机遇得以破土。当钱丛有了一个定位（文化博主）、作品和全网500万粉丝时，便有了创作的伦理、创作的压力和创作的快感。将视频号“眉的说”做成中华传统文化或图书文化面向互联网人群的一种传播介质，自然可以作为钱丛的文化事业。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说，新旧媒介变迁之际，我们应努力做文化的引渡者，“眉的说”何尝不是。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教授，浙江日报文艺评论版特约主编）



扫一扫 看视频